

# 赵志明:小说是我穿了多年的外衣

在朋友们口中,“小平”这个昵称比“赵志明”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。

据好友李黎回忆:“我从1998年开始写东西——小说和诗歌,这让我在宿舍里成为一个怪物。不知怎么回事,小平知道了这回事,大概也看到了我写的东西,他似乎很激动。我现在能记得的是,过了大约一个月,他也写东西,一本十六开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诗歌,很多都和他的老家有关,还有关于日本人打进溧阳县城的事……这一届的中文系非师范专业里,有了两个写东西的怪物。”

此后,两个被扣上文学青年身份的人,开始每天熄灯后在宿舍传达室争论各种文学问题。那时候,正赶上文学的论坛时代,韩东、丁当、于小伟、朱文、吕德安等创建了“他们”诗派,“他们”的主战场南京一度被称为“文学的延安”,包括赵志明和李黎、曹寇等南京的青年写作者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“他们”论坛周围。

2001年,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赵志明做了图书编辑。平时,他会翘班去踢球,找曹寇、李黎等喝酒,朋友们记得,某一次酒后,他抱着一棵树号啕大哭:“鲁迅死了,啊……鲁迅死了!”那是他难得表现出激烈情绪的时候。

更多时候,“小平”是平易的,不急不躁的。他写的小说也是一样,娓娓道来,感人至深。贾平凹评价赵志明的作品“张力好像缓慢的钢丝”,而在小说家韩东看来,“赵志明是这类有能力规定何为经典的天才性作家”。老友曹寇则说他的作品“让我们看到一个透明的赤子。”

尽管朋友和读者们的夸赞之声让他备受鼓舞,赵志明依然保持自己不疾不徐的步调。去了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甚至停止了写作,专心从事出版、餐饮、影视等工作。直到2012年底,他才重新接续“写作这条一直拽在手心的线”。

近来,赵志明携小说集《看不见的生活》为读者献上他对平凡人物的持续关注。《看不见的生活》着墨一个盲人貌似波澜不惊却又暗流汹涌的生活,《洞中男孩》追问童年捉迷藏的恐怖记忆与成年现实生活交叠互回,《歧路亡羊》则是一场温情赴死……无论是故土记忆还是都市生活,赵志明都以真诚悲悯又不失先锋幽默的独特笔触呈现出来,撕开平凡生命下一段段暗流汹涌的无奈人生。

写作二十余年,小说对于赵志明来说已经成为一件穿了多年的外衣,这件外衣,它已经很陈旧,也许还很落伍,OUT了。但是呢,我就是喜欢穿这件外衣。虽然它外不能御寒,内不能果腹,却有最大的优点,那就是合身。换上别的一件外衣,我可能就会不自在,我就不是我了。”

现代快报+记者 姜斯佳



小说家赵志明 受访者供图

## 一边在尘土里生活,一边贴地飞行地想象着

**读品:**《看不见的生活》的创作契机是什么?在这本书中,既有对边缘人的生活与情感的关注,也描绘了人们视若无睹的日常中的暗流涌动,您是怎么发现这些“看不见的生活”的?

**赵志明:**既然收入同一部小说集,作为作者,我肯定觉得这些小说有一些共性,这种共性,我以为是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,不应该视而不见。具体拿同名小说《看不见的生活》来说,这个小说的创作契机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有一天和我聊毕飞宇老师的《推拿》,然后说到他的叔叔。朋友的叔叔是个盲人,却热衷于谈恋爱,比较花心。我很喜欢《推拿》,还有刘立杆老师的小说《盲人之家》,以及电影《闻香识女人》。于是我就想,要不要根据朋友的叔叔写一篇小说呢?这个想法一旦生成就再难摆脱,我打了很长时间的腹稿。在腹稿中,这篇小说基本就成形了。至于其他的小说,比如《洞中男孩》,是有感于我的一位诗人朋友的意外离世。《深夜狗叫》是我住在金盏乡的时候,每天凌晨的时候我都会被一只流浪狗的哀嚎吵醒,像闹钟一般准时。我不知道这条狗发生了什么,为何连续十几天就在小区外的路口嚎叫。我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,而我既然听到了,就不应该听而不闻。

**读品:**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里,我最喜欢的是《歧路亡羊》,它有现实的灰暗与荒诞,挣扎与难堪,但故事底层有温柔的潜流。很多人都提到您小说底色中有这样的“温柔”或者“悲悯”,您能就此谈一谈吗?

**赵志明:**《歧路亡羊》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写的。当时吃住都在校园里,同学舍友都是好友,写作状态比较放松。我的最初设定是写一个铤而走险绑架的故事,然后一直在公路上开车。这个很荒诞,写起来也挺难,我一直写不下去。有一天晚上,我睡梦中醒来,突然“歧路亡羊”四个字就闪现在脑海中。然后我上百度查了典故,小说走向开始明确。至于小说中的“温

柔”或者“悲悯”,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。小蔡不是十恶不赦的人,不会把事情做绝。不把事情做绝,他就有救赎的机会。既然如此,就应该让救赎发生,而不是让坏事上演。

**读品:**有评论家概括了您创作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:一种是依靠非凡的想象力创作出的“生存寓言”及“奇谈异闻”式的小说;一种是直接描述生活细节、完全浸没于日常经验的作品。在您的创作中似乎总是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极,就像您自己形容的:“要么高蹈于白云之上,要么挣扎于生活彻底的污水中”,这种取向是如何形成的?

**赵志明:**这可能和我一直以来的生活状况有关。关于如何过好好自己的世俗生活,我有过美好想象,但基本无力改变,久而久之,我便只能更多地寄望于想象。至于生活中的辛苦和不如意,我是接受的,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我的生活很接地气,我和很多人一样生活。我觉得可能对写作是有益的。但我也不是写作至上者。为了写作而过一种生活,我觉得是愚蠢的。因为久而久之的生活,进而和写作产生了相互影响,像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这个我是能接受的。所以,一边在尘土里生活,一边贴地飞行地想象着,这是我写出看似迥异小说的主要原因。而且,我也很享受这样的写作。它是我的产物,也被打上我的烙印。

## 在一次次回望中产生写作的冲动

**读品:**乡村生活和少年记忆是您写作时的根基。能谈谈让您记忆深刻的乡村生活和少年时光吗?

**赵志明:**我可能比较早熟。初中的时候还玩心很重,高中时一下子变成了大人。也就是说,在我高中时我就开始回望自己的乡村生活和少年时光了,而且是有意识的,频繁而持久。在一次次回望中,我产生了写作的冲动。例如我第一篇发表在《芙蓉》上的小说《另一种声音》,就源于此。当我写完这篇小说后,我获得了奇怪的既视感,觉得我的很多记忆都能写成小说,因为它们是那么独特,具有我个人的

鲜明印记。是我的,而不是他人的,也不是高尔基的,也不是鲁迅的。当我有了这种迷糊的意识后,乡村生活会被我一再展开,我也会乐此不疲地不断光顾少年时光,以找到新的写作灵感。

**读品:**在您的创作道路上,哪些作家和作品对您产生了比较深的影响?

**赵志明:**胡安·鲁尔福的《平原上的火焰》、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。当时我基本上熟读能背。国内的主要是北京的王小波、王朔,南京的苏童、毕飞宇。最直接的影响是“他们”“橡皮”。

**读品:**前几天韩东老师在参加扬子江作家周活动时提到了“写作的高峰体验”,他认为,一直坚持写作其实就是为了那寥寥几个“飞起来”的瞬间。您的哪部作品会给您这样的“高峰体验”?“还钱的故事”算吗?

**赵志明:**《还钱的故事》不是高峰体验,因为在写作时我完全没有“飞起来”的感觉。一点都不嗨,甚至有呆若木鸡的感觉。那是奇怪的体验。我就是平静(可能太平静)地写。每天写一点,节奏非常好,而身边朋友们在喝酒打牌玩游戏,我一点都不受影响和打搅,有点旁若无人地写完。现在回想,我觉得那可能是一种“出窍”状态。到了后来,写《钓鱼》《刹车坏了》《石中蜈蚣》和《庖丁传略》,倒是有“飞起来”的感觉。因为这几篇都很短小,三千五千的字数,有一气呵成的顺畅感。

## “野生作家”是不负责任的归纳

**读品:**2008年您和张羞一起发起了坏蛋出版计划,这个出版计划包括“作品一次性限量出版”等几个准则,为什么想到这样一个点子?前几年有个说法叫“野生作家”,如果自我评价,您觉得自己是“野生作家”吗?

**赵志明:**这几乎是身边几个朋友量身打造的。像曹寇、乌青、竖,他们写得那么好,当时却还没有正式出版物。他们是坏蛋出版计划的第一批作者,也帮助成型了某些标准。说到“野生作家”,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很友好,“野生”相对什么而言?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敌意的,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敌意,然后也是对一类作家的不负责任的归纳。我更喜欢称之为“被遮蔽的作家”,像孙智正、张羞、朱岳、谈波,他们的写作应该被更多人看到。但这样的途径很少。他们基本上是小众的,也不愿刻意去改变这种状态。我不认为自己是“野生作家”,但如果将我归入孙张朱之列,我会很高兴。

**读品:**您还和诗人饿发在北京的住所搞了一个“小饭局”,饿发主厨,您跑堂,菜品有创意,上菜有诗歌,据说这些饭局还催生了不少创作灵感。这些好玩的点子都是从哪里来的?

**赵志明:**很简单,饿发是一个烹饪极有天分的诗人。当时,在北京做餐饮的诗人挺多,像做三个贵州人的刀哥,还有做天下盐的二毛,做小湖南的霍香结,等等。那时我和饿发住在一起,两个人都没有工作,我们的租房便成了很多朋友的落脚点。后来就有朋友建议,他们来玩,我们管饭菜酒。“小饭局”就这样开始营业了。很多外地的朋友给我们寄来新鲜的食材,像云南的菌类,重庆的辣椒,成都的香肠兔头,常州的萝卜干等等。那个时候快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。当地食材让“小饭局”很受欢迎,来吃的人很多,就要提前预订了。

**读品:**您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?

**赵志明:**我以前写作比较随性,也不爱做笔记。灵感或念头就来了,忘也就忘了,并不会太在意。后来邱华栋老师跟我分享了一个经验,就是把要写的小说都在Excel表里拟出来,不会忘的同时还能督促自己写。我觉得很有效,现在也开始拟写作计划了。今年在写几篇关于河的小说,第一篇《在河之洲》会在《长江文艺》4期刊出,其他的也都在修改中。



赵志明 著 评论中的局外人 饿发主厨的糟糕炸鸡或飞鸟群 赵志明最新短篇小说集